

NO WATER, NO MOON

没有水， 没有月亮

——禅的故事



【印度】奥修著

稀译

●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上海三联书店



- ▲ 每当你在引用别人的话时，你就是在掩饰你的无知。
- ▲ 一旦你知道空的滋味，你也就知道了生命的意义。
- ▲ 当爱变得虚假时，金钱就变得重要了，这是要领悟的。
- ▲ 如果你懂得爱，那么在死亡中就没有恐惧；如果你不懂得爱，那么恐惧就成了你生命的中心。
- ▲ 如果你接受生命的潮涨与潮落，生命的出生与死亡，如果你接受，那么你无需制造任何焦虑。
- ▲ 每当你无条件地给予时，你会感到很深的满足，因为没有理由不满足。
- ▲ 不要去收集信息，如果你要知道爱，那么就成为一个爱人；如果你要知道神，那么就静心；如果你想进入无限，那么就祈祷。
- ▲ 你的存在是生命，而经典是没有生命的，经典必然是死的，经典是尸体，而你向死人请教你的生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ISBN 7-5426-0912-2



9 787542 609120 >



~~NO WATER~~, NO MOON

没有水，没有月亮

—— 禅的故事

●【印度】奥修著

●陶稀 译

●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上海三联书店

没有水,没有月亮——禅的故事

著 者 / [印]奥 修

译 者 / 陶 稀

特约编辑 / 盛 塞

责任编辑 / 倪为国

装帧设计 / 宋珍妮

责任制作 / 朱美娜

责任校对 / 李厚安

出 版 /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

发 行 /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上海三联书店经理部发行科

(200020)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

制 版 /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

印 刷 / 上海天华印刷厂

版 次 / 1996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160千字

印 张 / 7.5

印 数 / 1 - 25,000

ISBN7-5426-0912-2

G·203 定 价 10.80元

原 序

“……禅从不给予你任何承诺，它只是给予你此时此地。”

这本书是珍贵的，它是宝藏，它会成为你与开悟大师奥修间的一场对话，它会成为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——一场聚会，一种与存在的分享。

奥修以他的慈悲，让禅所具有的全部美妙与神秘将其自身的精髓，显露无遗。在《没有水，没有月亮》中，你将会为那种荒诞与幽默，难以预料与大吃一惊而感到喜悦，贯穿全部的皆是禅的电击、禅的碰撞和快活的笑，而这些都来自令你自己对真正的你的一瞥的震颤中。奥修在这字里行间，倾注了他对生命、爱、死亡、静心和开悟的独到洞察与明智；在这面沉静的镜子前，你开始看见你自己。

这些基于十个关于禅的故事的讲演，将会成为你對自己生命深入理解的石阶，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你，它们是讲给你听的，它们就是你！你就是那宝藏，隐藏在自己心里的宝藏。

“静心(Meditation)正睁着眼睛，静心正是看。”

这本书是珍贵的，它是宝藏，它是存在给你的礼物，召唤着你回家。

目 录

原 序.....	1
1. 没有水,没有月亮	1
2. 为住宿而进行的对话交易	25
3. 是这样的吗?	56
4. 死人的回答	77
5. 俱胝的手指	99
6. 你为什么还不休息?	119
7. 黑鼻子的佛.....	142
8. 给予者应该感谢.....	163
9. 哲学家请教佛陀.....	191
10. 蜚川去了	215

1. 没有水,没有月亮

尼姑千代野学习了很多年,但仍没能开悟(enlightenment)。一天晚上,她正提着盛满水的旧木桶,当她正走着,她看着映照在水桶里的满月,突然,竹编的水桶箍断了,水桶散了架,水全跑了出来,水中之月消失了——而千代野开悟了。她写下了这段诗:

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,
我尽力将水桶保持完好,
期望脆弱的竹子永远不会断裂。
突然,桶底塌陷,
再没有水,
再没有水中的月亮——
在我手中是空。

开悟总是突然的,不会循序渐进地达到,因为所有循序渐进的事都属于头脑(the mind),而开悟并不是头脑的,所有的层次都属于头脑,而开悟是超越它的,因此你不可能逐步地开悟,你只有一下子跳进去,你不可能一步一步地上台阶,那儿没有台阶。开悟就像一个深渊,你或是跳或是不跳。

你不可能部分地开悟,零零碎碎地开悟,它是一个整体——

或者你是在它的里面,或者你是在它的外面,只是没有逐渐地进步。记住这最基本的事之一:开悟的发生不是零零碎碎的,是完全的,整体的,它是一个整体的发生,那便是头脑始终不能理解的缘由,头脑能理解任何可以被划分的事,头脑能理解任何通过一步步达到的事,因为头脑就是分析、划分、零碎,头脑能理解部分,整体总会逃开它。所以,如果你听任头脑的话,那么你将永远不能达成。

那就是所发生的:这个尼姑,千代野,学习了很多很多年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头脑能够学习关于神、开悟、终极,它能够假装已经理解了所有的事。但神不是你所理解的某些东西,即使你知道关于神的一切,你也不认识他。认识不是关于(about),每当你说“关于”时,那么你是处在外部,你可以一圈圈地绕圈子,但是你没有进入圈子。

当有人说:“我知道神(I know about God)。”其实他是在说他不知道任何事情,因为你怎样会知道任何有关神的事呢?神是中心,不是外围。你能知道事物,但你不能知道意识——因为事物是没有中心的,它只是外围,它没有自己,在里面没有一个中心,事物只是外在,你能够知道它。科学是知识,这“科学”一词的意思就是知识——外围的知识。知识是与中心的存在无关,当你以为中心是通过外围来达到的话,那么你错过了它。

你必须成为它,那是知道它的唯一方法。关于神我们无法知道,你必须成为神。在此只有存在才是真知。对终极而言,“有关”和“关于”意味着错过,再错过,你必须进入和成为它。

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:“上帝就像爱”——不是在爱,而只是像爱。你并不能够知道任何有关爱的事,或者你能吗?你能够学习再学习,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,但是你并没有触及到,你并没有穿透到。只有当你成为一个爱人时,爱才能够被了解。不

仅如此:只有当你变成了爱,爱才能被领悟,甚至连爱人都消失了,因为爱人也是属于外在的。在爱中的两个人是缺席的,他们不在那儿,唯有爱存在,爱的韵律存在。那儿或许是韵律的两极,但他们不在那儿,一些超越的东西已经进入了存在,他们已经消失了。

当你空灵时,爱即存在;当你充满时,知识便存在。知识属于自我,而自我从来不能穿透中心,它是外围。外围只能知道外围。你无法通过自我来了解某些中心的事。自我能够学习,自我能够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,或许是一个宗教学者,一个学识渊博的人。你可以知道所有的《吠陀经》、所有的奥义书、所有的《圣经》和《可兰经》,但你仍然一无所知——因为它不是来自外部的知识,只有当你进入它,以及当你成为它的时候才会知道它。

尼姑千代野学习了很多年……

她或许已经学习了好几辈子,你已经学习了许多辈子,你一直在不断地转圈,但当有人转了一圈时,一个非常伟大的幻象被制造出来了:你感到你正在进步,你总是感到你正在前进……但仍然没有走到任何地方,因为你正在转圈,你不断地重复着,那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将这个世界称作轮回。轮回的意思就是轮子,是圆圈。你向前,向前,再向前,但从来不会到达任何地方,然而你总是感觉你正在到达,“现在我更接近目标了,因为我走了那么多的路。”你绕个大圈子试试看,你从来不能看出它是一个圆,因为你只知道部分的它,所以它总是一条路、一种方法,这就是在你许多辈子里所发生的。

千代野学习,再学习,但仍没能开悟——不是因为开悟是困难的,只是因为当你学习开悟时,你便错过了它,你误入了歧途。这就好像某个人试图通过墙壁走进房间,不是进入这房间是困难的,而是你必须通过门进入房间。如果你试图通过墙壁进入的

话,这看起来是困难的,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,这是不对的,这是你误入了歧途。许许多多的人,无论何时当他们开始旅程,便开始去研究、学习,去经过知识、信息、哲学、系统、理论,他们从“关于”出发,于是他们即是在敲那面墙壁。

耶稣说:“去敲门,而那门一定会向你打开。”但是请记住,那是一扇门……不要继续去敲墙壁,否则,没有门会向你打开。而事实上,当你敲门时,当你真正接近门时,你将会发现门总是开着的,它总是已经在等着你了。一扇门就是一种等待,一扇门就是一种欢迎,一扇门就是一种款待,它已经在等着你了,而你却在敲墙壁。什么是墙壁?当你开始经过知识,而不是经过存在,你便是正在敲着墙壁。

变成,成为(become, be)! 不要去收集信息,如果你要知道爱,那么就成为一个爱人;如果你要知道神,那么就静心;如果你想进入无限,那么就祈祷。只要成为! 不要知道关于祈祷,不要试图去积累别人对它所说的。学习将无济于事,相反,解除学习会有帮助。抛弃所有你知道的。那么你才会明白,抛弃所有的信息和所有经典,忘掉所有《圣经》和《吉它经》,它们是障碍,它们是墙壁,如果继续敲那堵墙壁——那么门将永远不会打开,因为那儿没有门,而人们正在敲着《吠陀经》,敲着《圣经》,但没有门会打开,他们继续学习,再学习,然而他们正在继续错过,就像尼姑千代野:她学习了很多年,但仍没有能开悟。

什么是开悟呢?就是变得能觉知到你是谁。这与外在世界无关,与别人所说的无关,别人说什么是毫不相干的,你就在那儿! 为什么要去求教《圣经》和《吉它经》呢? 闭上你的眼睛,你就在你无限的荣耀中,闭上眼睛,门便是打开着的,因为你在那儿,你不需要请教任何人,你请教……那你就将错过。这种请教表示你以为你正处在另外某个地方,这种请教表示你要找一张

地图,而对内在世界而言,是没有地图的,不需要,因为你不是向着未知的目标前进。

事实上,你一点也没有前进,你就在那儿,你就是终点;你不是寻求者,你是开悟者。因为,什么叫开悟呢?一种状态——当你在外在寻求——不是开悟的;另一种状态——当你在内在寻求——是开悟的。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焦点的不同,如果你聚焦点在外在,你便不是开悟的;如果你聚焦点在内在,你便是开悟的,因为唯一的问题是在于一种转向。

基督教有一个词“变换”(conversion)很美,但他们将它用作一种令人可怕的方式,变换不是意味着将一个印度教徒变成一个基督教徒,或者将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一个印度教徒;变换的意思是一种转向,变换的意思是一种源泉的转变,转向内在,于是你便改变了。你的意识有两种流动的方向:向外或者向内。这是你的意识两种可能的流向,向外,它能流过许许多多辈子——它将永远达不到终点,因为这个终点是源泉,终点不是在前面,它是在后面,终点不是你将要去到达的地方,终点总是在你已经离开的地方,源泉就是终点,这必须非常深入地去理解,如果你能回到你开始的最初的那个点,那么你到达终点了。

开悟就是去到那个源泉,而那个源泉就在你里面,生命在那儿流动着,震颤着,不停地撞击着内在的你,为什么要去请教别人?学习意味着请教别人,请教别人,请教关于你自己?这是最卓越的愚蠢,这是绝顶的荒唐——请教别人,请教关于你自己,那正是学习的意思;寻求答案,而你正是答案!

千代野学习了很多很多年,但仍没能开悟。这是自然的明显的,其中没有什么错,她正是向外寻找、学习。

要记住的另外一件事:你的存在是生命,而经典是没有生命的,经典必然是死的,经典是尸体,而你向死人请教你的生命,这

是不可能的!克里希那对此不会有太大的帮助,耶稣也是——除非你成为克里希那和耶稣,死人不能回答生命。但如果你以为你将发现答案,那么你将会越来越被答案的重负所累,而答案却将依然一无所知。这常常发生在一个正在学习的人身上,一个思想者身上,一个哲学家身上,他不断地被他自己的努力所累——从文字到文字再到文字——便迷失了,而答案仍在那儿,只需要一个向内的转向。

没有,没有人会回答你,不要去找任何人,到你自已那里去!无论何时你到师傅那里,他所能做的一切是帮你达成你自己,那就是一切。没有师傅会给你答案,没有师傅会给你钥匙,师傅只能帮助你向内看,那便是一切,钥匙就在那儿,宝藏就在那儿,一切都在那儿。

一天晚上,她提着装满水的旧木桶,当她正走着,她看到映照在水桶里的满月,突然,竹编的水桶箍断了,水桶散了架,水全跑了出来,映照的月亮消失了——千代野开悟了。

一天晚上她正提着一只盛满水的旧木桶。

你也正提着一只非常非常旧的,古老的盛满水的木桶,那就是你的头脑,装满了思想,你正是装着这极其陈旧的东西,几乎都腐朽了的东西。

头脑总是陈旧的,它从来不是新的,它不可能是新的,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。因为头脑就是记忆,记忆怎么会是新的呢?头脑就是所知道的,所知道的怎么会是新的?头脑就是过去,过去怎么会是新的?察看一下你的头脑:它装着的全是旧的、死的,当你知道时,它已经过去;它不是此时此地,它已经进入了死的世界。

因此,头脑本身就是旧的,那就是为什么通过头脑没有任何原初的事会产生。头脑不可能是原初的,头脑只能是重复的,所

以头脑不断地重复着,它会以数千种方式重复,它或许会以新的文字重复,但事情仍然相同。头脑不可能知道,不可能遇到新鲜的、年轻的、新的事。无论何时当你遇到新鲜的、年轻的、新的事,头脑必须被放在一边,因为只有那时你的眼睛才没有被过去所遮蔽,没有被过去的灰尘蒙住,那时你的镜子才能照射此时此地。

所有一切新的是出自意识,不是出自头脑,意识是你极其内在的源泉,头脑是集聚在你许多旅程中的尘埃。好像你从来不曾洗过澡,而你一直在不断地旅游,浑身上下都很脏,有很多灰尘,而你却从不洗澡,你的头脑从来不曾洗澡,你执著于它,它已经完全脏了。而静心的全部的方式不是别的,都是清洗这个头脑的方式,去洗个澡,内在的澡,这样灰尘才能被清洗掉,深层的意识才会来到表层,才能遇到真实。

事实是:你在那儿,但遭遇不在那儿,因为在你与真实之间是头脑。无论你看什么,你是通过头脑看,无论你听什么,你是通过头脑听——而那时你几乎是聋子,几乎是瞎子。耶稣不断地对他的门徒说:“如果你有能听的耳朵,听我!如果你有能看的眼睛,看!”他们所有的眼睛都像你,他们所有的耳朵也都像你,但耶稣知道,就像和我所知道的一样,你是聋子,你是瞎子。

无论何时,当你通过头脑听,你便不是在听,因为头脑在翻译,头脑在上色,头脑本身在转变,在混淆。任何你接触到的事情现在早已陈旧,头脑已经给它装饰过了,头脑已经给了它头脑的意思,给它注释了,头脑已经解释了。

那就是为什么除非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听者……真正的听者的意思是不用头脑来听,真正的看者的意思是不用头脑来看,他不用注释、判断、指责,不用评价,不用说是或不。当我与你们讲话时,我甚至能看见你的头脑在表示是或不,即使是无形的点

头,我也能看见,你们或许并不知道;有时你说“是”——头脑已经注释过了,有时你说“不”——头脑也已注释过了,头脑已经参与了,并且正在评价,那时你已经错过了。

只是听,不要判断,突然地,你会觉知这头脑已是整体的累赘。

它是陈旧的——一件被记住的事——它从来不可能是新的,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一个原初的头脑。没有头脑是原初的,所有的头脑都是陈旧的、重复的,那就是为什么头脑总是喜欢重复,总是反对新事物。因为头脑已经创造了社会,社会总是反对新事物;头脑已经创造了国家、文明、道德,它们都反对新事物。头脑无论创造什么都总是反对新事物,你不会找到比头脑更传统的东西。

用头脑革命是不可能的,所以,如果你通过头脑来革命,那么就不要欺骗你自己了。……头脑是世界上最正统的元素,最顺从者。

所以头脑无论创造什么都不可能是新的,总是旧的,总是坚决反对新的事物。它总是反动的,那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革命超过宗教性的革命,其他的革命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宗教才可能是革命的,因为宗教正击中了那个源泉,它抛弃头脑,旧的水桶。于是,突然,一切是新的了,因为头脑通过它的注释使一切都变旧了。突然,你再次成了一个小孩,你的眼睛是新鲜的和年轻的,你不用知识、学识来看事情;突然,树有了一种新鲜,草木也变了——不再是晦暗的,它是活的了;突然,小鸟的歌也全然不同了。

这就是许多人通过毒品所发生的事,阿道斯·哈斯雷变得如此迷恋毒品,原因就在于此,世界上所有的新的一代是如此被毒品所吸引,原因就在于此,因为毒品能一会儿或较长一点时间

用化学方法将头脑搁在一边。你再看这个世界,现在四周的色彩简直令人惊奇,你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色彩!平日的花变成了整个存在,显出全部的神奇的辉煌,平日的一片叶子变得如此之深邃,好像整个真理是通过它展现出来的,每件事情和任何事情都立即改变了。毒品不可能改变世界,毒品只是以化学的方式将你的头脑搁在一边。

但是你变得耽溺于毒品——于是头脑也吸收了毒品,开始时,第一次时,你能一次,或二次或三次用化学方式来欺骗头脑,逐渐地头脑变得适应毒品,头脑再次成为了主人,最初的震惊消失了,它就对毒品上瘾了,于是它要求,而现在的要求是来自头脑,现在,渐渐地,甚至化学的方式也不能将头脑扔到一边。它仍在那儿,你将会有瘾,树将再次是旧的,颜色再也不是那样的闪烁辉煌,事情再次变得晦暗无光,毒品已经杀了你,它并不能杀死头脑。

毒品能给予你的只是电疗法,这是对整个人体化学上的震动,在那震动中,旧的平衡被打破了,空隙出现了,通过空隙,你能去看,但这不能去实习,你不能应用毒品,不久,它就变成了头脑的一部分,头脑接管了它,然后一切重现旧貌。唯有静心能杀死头脑——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东西。静心是头脑的自杀,头脑进行自杀。

不用任何化学物品,不用任何物理的方式,如果你能将头脑搁到一边,那你就成了主人。当你是主人时,一切都是新的,它就总是这样了,从最开始到结束,一切都是新的、年轻的、新鲜的,死亡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发生,它是永恒的生命。

一天晚上,她提着盛满水的旧桶……你也同样是提着盛满水的旧桶,头脑就是旧桶,思想就是水,而因为你是如此看重思想,你也就不会扔掉这个旧桶,因为到那时你的思想会怎么样

呢?你执著于它们,好像它们是一个非常深的幸福之源,宁静之源,好像通过思想你将有成功的生活,并获得生活内在的宝藏。通过思想,你从来没有获得过,它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。

你通过思想成就了什么呢?没什么,除了焦虑、紧张,但你仍执著于将来的某时某地,希望通过你的思想获得真理,到目前为止,这事还没有发生过,它将永远不会发生,因为真理不是思想的事情,它就在那儿!你只要看,不需要去思想,如果它不在那儿,如果你在黑暗中摸索,思想是必需的,但在存在中没有黑暗,存在是完全明亮的,你不需要摸索,你没有必要闭着眼睛摸索,但你以为:“如果我离开了摸索,我将要迷路。”思想就是摸索。

静心正睁着眼睛,静心正是看,那就是为什么印度将它称为“达生”(darshan),达生的意思是正在看——看,不是思考,正是这看会发生蜕变,但是你提着装在旧桶里的思想,你不断地修补着木桶,对它很担心:如果它破了,那么你的有价值的思想将会怎么样呢?而它们没有一点价值。

在某一天,去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试验:关上你的房门,坐在房间里,就开始将你的思想写下来——来到你头脑中的无论什么,不要改变它们,因为你无需将这纸片给任何人看,不断地写上十分钟,然后再看看它们,这就是你的思想,如果你去看看它们,你会认为这是一个疯子的作品,如果你将这纸片给你最亲密的朋友看,他也会看着你,并认为:你是不是发疯了?他也会和你一样,只是我们一直在隐藏着疯狂,我们都有副面孔,而在这些面孔后面,我们都是疯子。

为什么你如此看重这个思想呢?你已经上了思想的瘾,它是一种毒品,它是化学的,好好记住,思想是化学的,它是一种毒品,无论何时当你开始思想,你就处在一种催眠状态,那就是为什么你已经上了瘾——如同鸦片,你能忘记这个世界,所有的担

心,所有的责任,你只是开始了一种将你自己内部与这个世界区别的方式:梦想,思想。

那些一直在研究睡眠科学的人,说睡眠是需要做梦的。因为在梦里你可以扔掉你的疯狂,整个晚上都是一种宣泄,那么在早晨你便能明智地行动,整个白天你便能以一种明智的方式行动,因为整个晚上都在以一种疯狂的方式行动。

科学家说,如果你好几天被剥夺了做梦和睡觉的权利,那么你会发疯,因为彼时彼地没有得到宣泄,疯狂将会暴发,你将会发作。你晚上做梦——那是一种宣泄,你白天思想——那也是一种宣泄,它会有助于你睡眠,它是一种毒品。你不必担心什么在发生,你只要将你自己关闭在你内部的思想中,你对它们非常熟悉,你会感觉十分安逸舒适,这是你自己的家,无论怎样脏和旧,但你已在里面生活了那样长的时间,以致于你已经习惯于它,你已经习惯于你的监狱。这对囚犯会是如此:如果他们被长期关在监狱中,他们会变得害怕出狱,他们会变得害怕自由,那是对自由的恐惧,因为它将带来新的责任。没有什么能与走出头脑相比——它是完全的自由。

印度教将它称之为“解放”(moksha),完全的自由。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,所有的监狱都被粉碎了。当你只是在无垠的天空下,恐惧抓住了你:你想回到你的家,安逸舒适的家,有着墙壁,有着篱笆,无限不在那儿,你便不会害怕。

无限看上去总是像死亡,你已经习惯了有限的、轮廓分明的界线,有明确的分别,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扔掉思想,你不能扔掉那个桶,甚至,你不断地使那个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,它就像你的肚子一样:你装的思想越多,它也继续扩张,而如果你吃的太多,肚子或许会胀破,但是头脑不会。

一个普通的头脑能容纳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,在你小小的